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九

書問

得書甚慰所懷必如是而後可以驗止修之實際必如是而後可以固立本之眞基素位而行必驗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更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必勘之不淫不移不屈之實功頂過一番鎗頭者便壯得一分膽力避過一番鎗頭者必退却一分膽力至人者雖云履虛若實處險如夷玄經所云但識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生在世中其所遭值拂逆事更有難於此者不於此等處就行定睛駐脚而更

誰需乎席珍無外棄似是解說然却便是實理只於
此等處信不及便生出許多意必固我累己之心而
無補於事的縈絆也未書所云子分上事一段見得
極好自父視子雖最關情然却自有子分上事此予
所以每謂聖人之學雖云分量極大肩荷極艱然却
分數極明執御至簡合天下家國通爲一身何其分
量之大肩荷之艱步步有本末着着分先後離身一
步半㸃精神不煩勞慮又何至簡知其大不知其要
此墨氏之所以騖爲兼愛明其分數不明其分量此
楊氏之所以膠於爲我毫髮差殊天壤懸隔矣

聞攝知歸止之語昭於此極有得力夫謂之知即心也謂之止即止於至善也至善者性也知歸至善即心不違仁其理甚明著但以此而觀則至善者是撲滅不破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

若不免於心小性大之意

攝知歸止亦是鄙人不得已而爲言葢欲判致知者之致此知於外也故以此表知止者之止此知於內也語稍涉玄鄙人亦不甚取所以亦不甚道雖然事固有不得已而爲言者此類是也大率儒學只貴平不貴巧平則意日妥而道理可近巧則見日鶩而蹊

徑轉多去道轉遠孟㧞曾相讚曰此皆先生苦心借
答之曰苦則苦喜得先生平心若不平心不知思量
到那邊去了今已坦坦平平拈出一箇脩身爲本使
人本此止此脩此似甚簡易明實而學者務於聞見
之奇生出許多枝節此立言之所以難也此主教者
之所以最宜慎也若說不是攝知歸止實則又是攝
知歸止益不說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
攝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爲二來書至善是樸滅不
破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
病痛彷彿館舍第宅去去來來暫時憇止兩不相蒙

涉矣支離於心體往固笑之而今吾徒者又坐此證豈不爲可訝之甚者乎至善是性自不待言心是何物葢虚氣合而成性虚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所爲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此靈此心之所以爲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亦是此靈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正心工夫就用處言故有矯邪而歸之正者然亦只好暫時提挈必竟如何便正當思其理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最正心之竅最有合於大學知止之法何也葢性者心之體也故率性則爲道不率性則非道此就用處言也知止則常正

不知止則不正此就體處言也止者何止於善也善卽性也參同契有數語最好予姑借之相發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知之在人豈不如是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又曰金返歸其質威光鼎乃熺止之爲法豈不如是大率一到發靈卽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此止之法門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心小性大予舊不聞其說卽

此觀之似亦兩無限量性之所滿者亦心之所可滿
小之者人顧自小之也非心與性原有大小之可分
別也
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則其所謂本
者是無聲無臭的道理而所以主宰綱維隆施天
下之萬事萬化者皆在乎此所謂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者也其諸昔儒立清虛一大爲天地萬物之
主者乎
凡有是名者必有是物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固是
實有是物乃爲之名至善最無形聲亦是實摹是體

以爲之名惟本爲不然求之吾身固無有所謂本者求之家國天下亦無有所謂本者蓋孔子鑿空拈出以與學者立命半生磨勘觀象世間洞見萬物之理知其樞柄消息必止乎是正與二典之中洪範之極名雖稍異義頗相同皆是假借事理一致之名以定學者歸趣之的但中與極尚費尋索而本之一字則真令人言下便知歸也故不從虛討不從寂討不從閑曠無人跡處討直將事物分别本末始終先後使人知所至止歸宿猶恐大本大原止地未協於一故又詳數事物就中挈出脩身爲本使人知所至止歸

宿盡矣亦巧矣未嘗不是無聲無臭却又實實落落
有箇操持未嘗不是無方無體却又實實落落有箇
地分至無形聲者一握到此便隱隱爲所運轉至不
可限量者一握到此便隱隱爲所橐括顯言之則即
身是本絕無奇特之說深體之則徹地通天更無餘
剩之見眞所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舊答存翁
書謂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又答友書
謂本之一字所以黜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
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秪爲補偏救敝者其
言端有旨也此與天載性命等義又稍不倫無聲無

良生天生地等語以贊本義似有未盡協者至於清虛一大昔儒之謊姑未論其是與不是只其立言意旨原與此不相同不足據以爲方比也

大學首言知止止於何處則必止於至善至善在何處是摸索不得的如何會立得脚若以精神管歸於此秉即涉於玄門收視返聽之功以持誦於唇齒絕意於聲響是又禪伯之所爲者

止字有歸寂意少失之易混於佛至善無名狀可即測度寄頓易混於玄其寔非知止不入微此止字法門必竟又爲第一義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試看他合下教人是何方法是何地分又詳數事物羣而言之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盡矣盡矣此與方士禪伯作用不同奚啻霄壤只爲儒學久不明士人無所依以立命殘羹餿炙競拾佛老唾餘竊之以爲秘寶至有爲方士禪伯所不齒者云然者誰寔爲之此直可痛懲而逆斥之又何似是而非之足辨乎

易云艮背亦覺是影響之語謂背在後而向後止去則剩却前謂背在內而向內止去則剩却外大學云止必竟是完完全全必不是如此此執着如此

寄𩔖又云昭近來看得背之爲義乃天下實理移易不動的如爲君恰好止仁敬慈孝信換他不得爲臣恰好止敬仁慈孝信換他不得八元之舉四凶之誅皆是實理恰好該如此渾身歸向實理上駐足又何人己之可言

予答自老書謂脩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又間語學者謂艮其背一句則是脩身爲本之旨訣也此語不甚道蓋恐稍涉奇玄不謂同門之士卜度果至如此可笑可笑大率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至善似止無定

方易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之說固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于虛玄之見予嘗看剥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剥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剥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箇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艮晦翁云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

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爲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豈有毫髮訛舛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來書前段說之既鑿後段意在矯時理路稍舛大率皆非身體之而徒以意求之自不免此病也

世之所以不止者何也蓋其精神昏昧放逸立脚不住若時時精明時時警惕如何會走捉故曰於

緝熙敬止又曰學莫先於知止立脚不住者每於
禪宗尋討方法不過影響寄頓昭謂只有緝熙敬
止四字惺惺然知心不可不正也正之意不可不
誠也誠之知不可不致也致之物不可不格也格
之緝夫熙也安得而不止也業業然心有不正未
敢也而正之意有不誠未敢也而誠之知有不致
未敢也而致之物有不格未敢也而格之緝夫敬
也安得而不止也云云
所舉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總是贊美形容之語要
析言之則穆穆者以氣象言有渾厚深遠之意緝熙

敬止者以工夫言有精明整肅之意然言工夫亦是言工夫之氣象也至論實在下手則敬者只有正心誠意別無可用敬者明者只有致知格物別無可用明者敬字已是正心誠意之表德若熈字則是致知格物之別號矣此予所以謂雖言工夫亦是言工夫之氣象也摯致知者尚謂着在用邊主格物者猶云騖於應感今又欲於格致之上疊熈敬之牀誠正之下架熈敬之屋不幾於頭上安頭爲蛇添足者乎

令之真心學問者是蠻蠻的把住脚跟得比之遇酒而逐於酒遇色而逐於色尋利而渾身丟却爭

氣而湊底憒戾自是不同老師之所謂止之深一

着者誤非如此之云云然不知如何而謂之止之

深也

脚跲的是實際口說的是光景止深一步何待予言

大學之所謂定靜安慮論語之所謂立所謂不惑知

命耳順從心向已歷歷道出而學者曾不知也非不

知葢非實到此境界非所謂脚跲着的實地此其所

以只作一塲話說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郎此便是

止法未到的境界而探前摹寫光景郎此便非止法

故學者只貴知本只貴知止止有消息自然日到深

處彎彎把捉的誠爲非是吾欲廢把捉則學力尚淺欲一依其把捉則恐做手又差此其中却正好商量者葢悟得此則便是知止的法門到手也淺與深姑未足道也

問大學聖經章內四本字先生謂物有本末及本亂末治之本對末而言也脩身爲本此謂知本之本兼末而言也若以謂一本則有有對無對之別以爲二本恐不免於支離之見其果互發而理無不同乎抑果判然爲二物乎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學無二本森羅萬象何者而非

日所照臨凡所臨照者皆歸一本矣總總林林何者
而非王所統馭凡所統馭者皆歸一本矣然照物者
必竟是日則照物者自爲本而爲所照者末也主治
者必竟是王則主治者自爲本而爲所治者末也學
亦如是矣若說有二本則安得合家國天下通爲一
身若說別無末則何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又以脩身
爲本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脩外無有格致誠正而
一本之義可識知齊家不必作家想治國不必作國
想平天下不必作天下想脩其身而能事畢而本末
之分亦昭如矣合之非混析之非離合之者是以分

量言也以體叚言也以分量體叚言則直是無別有末只有一本析之者以推行言也以對待言也以推行對待言又安得不分別本末使人知歸乎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故知止誠要矣知本更急焉葢非知本則雖有欲止之心支離眩騖亦將無地之可據者矣

先生曰止者脩之主意脩者止之工夫如此言之雖愚暗如昭者亦若數黒白然炳乎其在目也間或又云止脩工夫着實要客則所謂主意者又為工夫矣其界脩者着力為之而止者抑無工夫處

是工夫乎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上言者有自條理上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箇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脩爲工夫所以原非有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脩詞成章順理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脩詞視作淺又不可謂脩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所云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脩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者抑豈都無所有事漫然若梗泛萍漂者乎

古人謂學以變化氣質爲先然氣禀不同變之亦恐難於變也最清無足論矣近清者亦可因學而求其淸濁之甚者率之學不肯從縱使肯學亦未必有大脫悟融通如聖賢者云云

變化氣質古人原有成說胄子之四教皐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大率教人變其所可變化其所可化者非若後之變化氣質欲增長其伎倆知識之謂也記得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淸原會上時有論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者廓翁命有以發僭答曰世間事

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如子瞻之通敏不善奕棋歸罪於才才當受罪永叔之雄文不長四六歸罪於才才亦當受罪葢棋果子瞻所短偶儷之作本非歐公才性之所長也此所以可諉罪於才也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恐才亦不受罪一時在坐者殊有省變化氣質豈可謾說必就此處分曉庚幾變其所可變化其所可化有從革之理耳淺深分數自隨其質而歸性任質變化之人工着力得力則必判於此矣

先生云虛氣合而成性靈從生焉此竅之所爲發也大約靈生於性而竅發於心然竅發于心而渾身之昭著者皆是此物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以至知孝知弟知敬知信與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觸而見者皆此靈也亦皆此性也靈卽明德之謂歸根復命必本諸性故明德新民當止於至善焉所見如此其亦以爲然否乎

虛氣合不專指生人生物說亦不直等到生人生物而後虛氣合也葢乾坤開闢之後虛氣卽交惟虛氣

交而後乾坤乃開闢也故全體一仁也但有凝不凝耳凝則人物所由生而竅所爲開靈所由發焉故靈亦仁也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靈之在人不能無昏明醇駁之間矣性卽是仁而或曰仁或曰性大率仁者渾言之而性則自其凝成發育處專言之也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由此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止法消息莫著於此大率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矣故任靈則必至從

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有收拾之處來書所云復命歸根必本諸性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者其說當矣

昭思孔門言仁數曰於此理會仁字却有所未得以仁屬靈則是仁者必覺之見而晦庵謂覺不可以盡仁以仁屬虛則此理冲漠無朕又不見有生生不息之意此處亦必認取明白然後於性學無差云云

性字最難言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必欲直向無聲無臭中拈出恐孟子亦未

易以下口也仁字亦難言論語全書言仁大率說工
夫者十之七而較人品者十之三善體之則渾然盎
然不曾直指仁體而仁體已和盤托出矣此是孔子
高手餘子所不能到故昔儒欲類聚孔子論仁之說
合而觀之蓋亦有見於此念之正恐言性反不似性
說仁反不盡仁不若仍守孔孟之法猶可意聞心見
於云爲動靜之間其所得者味更深也必欲湊體依
稀強爲摹寫則予前所答者似已略近蓋惟虛氣合
而後拍拍塞塞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無刻不生無
時不生此其所以爲仁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大德只有一箇生而巳豈有時刻間斷張子雖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亦非截然析作兩叚特以命名起義厥有由來就中點出何者為天何者為道何者為性使學者知所尋繹耳若析虛與氣言之便成二物有間斷非復所以為仁之體叚矣因而念及此中如何着得一箇知字仁者必覺覺不可以名仁文公云云眞可謂析理之至者也

問本末條先儒謏為結句先生獨斷以為孔子一生悟門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入道

之樞昭旣得聞命矣以為經世之竅事至沓來紛紜轇轕執身為本則滯逐事尋本則疎從止發慮必自有用之妙也云云

每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物也本與末則所以稱量乎此者也誠正格致脩齊治平者事也始與終則所以揆度乎此者也千枝萬葉灌溉培植之功何處下手紛紜錯雜經綸組織之用何以就條此皆昭然物理人所共知而獨於學不察也於經世之應用不知也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皆灼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

只於此不能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任其驅策而馳走矣故就一物一事言固自有箇本末始終總事物而言又只有箇本末始終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脩身爲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眞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妙悟不徹只捉定脩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中而本常保其不亂此予所以敢斷其爲孔子一生悟門全學入手之竅妙也後來只不明此故將要緊關頭綴爲剩語襟喉一塞

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脉所以竟歸空文也無地可入手也以爲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舊語云云誠非過論從此體悟得及自然止止脩脩兩臻其妙而執身逐事之病兩不相妨背矣

問先生自言討出脩身爲本全在悟破知止兩節眞發聖心之蘊功莫加矣又曰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知止之於脩身爲本寔無斯妙其旨趣躍如昭心領之未徹口欲言之未能也幸教云云

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無意中寫出止脩妙用止字本是死法點入脩身却有無窮妙趣益脩有多方而

止亦隨所脩處曲盡其經綸之巧也此其所以妙也如何叫做鎖有鑰鎖本緘固非鑰不開誰寔信脩身之爲本哉則以知止之法就事物上分別其本末始終先後而知之也故開脩身爲本之鑰者知止也如何叫做盤有針長途九譯取定南針八山二十四向中歸子午家國天下身所對待者是有多少方隅均平齊治身所經綸者是有多少錯綜要定此中常超事外斷知本亂無別就脩故定脩身爲本之盤者知止也如何叫做舟有柁大率盤針者所以定我之樞把柁者兼以妙物之用經常權變曲折低昂體事當

情推移任運眞又如舟之有柁隨所指使而無不宜矣止爲主意脩爲工夫即此景象妙趣觀之直可一悟到手而學者尚曰止不得脩不得却從而問曰如何止如何脩可柰何哉

先生以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别爲知是指其中絪緼含蓄者爲意也故謂意先於知至誠意章却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知善惡然後有好惡似又知先於意也且這些絪緼含蓄者即心也若以爲意則所謂心者竟爲空殼虛位矣此而不明誠正工夫無從下手矣

心意知一物也析而言之則有三焉全體只是一箇心就其中指出一點活機爲意就活機中指出分別爲知心外無意意外無知析言之自心而意自意而知者其表裏之序然也渾言之則言心者固不至遺落了意言意者亦不至遺落了知其相因之理然也如正心章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何嘗非知亦何嘗非意故誠意章言好好色惡惡臭亦安能離心安能離知但就心而言則有正其寔正心亦所以誠意也就意而言則有誠其寔誠意亦所以致知也合之不混析之非離不析之則無以盡性術之條理必執之

又適以滋本體之支離决裂矣此學所以貴知本也止歸至善本歸脩身於此剖析處益信得大學之振領提綱厥有旨矣千載湮淪競尋節目豈不謬哉以上俱答李汝潛

問先生有云離身固無本執身又非本夫曰離身無本誠之是矣而非本曰執身非本離之可矣而又曰無本然則此身居于是本非本之間抑將何所依據老師必有與旨云云

執身非本離身無本看來此身真若處於是本非本之間何也知脩身爲本而不執焉則卽身是本矣只

說脩身爲本實在信之不及直以其身爲軀殼也則
卽身非本矣喫緊爲人原是無可柰何而說若更就
上面交互揣量只恐轉添縈絆不若直將四字挈出
端拱一坐之上不着內不着外不着東不着西默默
體取看是如何景象昔賢所謂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龜山門下相傳旨訣只看喜
怒哀樂未發審能如此下工漸見消息乃信知執身
非本離身無本而此身眞若處於是本非本之間者
爲可笑也
止脩是一事眞脩只是止題每檢察身心不覺其

中頓生紛擾殊爲不止之甚果用意脩之之不可止與抑無意脩之之乃可止與云云

學問雖有一定之方才性有敏鈍工力有生熟做手則無一定之證舊曾以丹方火候譬之最爲合理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或武或文或緩或急要在用之當情不必執爲一是陽明先生所謂助一助且無妨學者工力未到熟處且用武火爲多丹方到手直以此身倒入煆爐作實商量其抽添進退烹煉温養之節度自有落實的景象乃不爲空頭語也思之 以上俱答李廷揚

見羅先生書卷之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

書問

書至具見懇切擔荷不負所期反身獨悟則我卽是經取日虞淵水月鏡花則經卽是我年來徹悟此書斷以語孟六經一切盡其註脚於友朋固望其徹底悟學亦督之以學印經謂明儒學者必明此經明此經乃實明學入手會局探本窮源只此二百字中是有多少曲折揭致知妄以爲宗指格物誤爲入竅豈不是經豈不自謂悟經班見管窺眞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舊語學者謂此學

分量極大根柢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試以此四者求之乃略盡經旨之奧然總之又只脩身爲本四字而巳每謂明得此四字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良有以也答饒伯宗

自宋以來談格致者紛紛各私其見竟未聞歸於一是者今老師迺曰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之物一物當幾之物也真儒先之見所未到者學者聞之莫不稱快然不肖竊有疑焉

格物之物在經本無不明只爲不以脩身爲本懸空講之所以多生辯說徃所云開口便與格致爲仇充

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者誠非過語也今旣知以脩身爲本則所謂誠正格致者原是脩身之功實致實格覲體當幾日見之行豈容姑爲辯說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脩之家在國脩之國在天下脩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

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脩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脩之卽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脩之卽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脩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脩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格致義所謂除𨛦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者正爲此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

也乎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于吾前而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必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無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必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格致之義要在明格致之無傳也故不暇及于此然亦有戒焉葢方有病其辭說之多不欲於坦然

經文重下葛藤註脚以滋爲支離纒繞也來書發義頗詳一口道不盡者更欵答之

父在則孝君在則忠此當幾之物也而格之似矣然亦有陟屺岵而思親處江湖而憂君者則物未當幾也可謂之物亦格乎

予每謂分別爲知感觸爲物故凡有分別者必有感觸之物凡有感觸者卽有分別之知不必見君見親卽思君思親者同一感觸也不必事君事親卽思君思親而念其不得事之圖其所以事之者皆分別也物之感觸無間知之分別亦無間物之感觸無停知

之分別亦無停隨感隨格隨格隨致親在而孝以事之則其分盡親不在而圖所以事之或念其不得事之則其分不盡而其爲物之格一也譬之讀書考古會友論學或之乎事親或之乎事君雖未及事乎君與親而孝之忠之也而忠孝之理已灼然於吾心卽君親之物已昭然如覿面矣講求乎忠孝之理者格物也講求之而明乎忠孝之理者物格也其不及事乎君與親而忠之孝之者分也謂必見君見親而後爲格物思君思親不可爲格物者非也屺岵江湖瞻雲望闕葢忠孝之至者也而尚謂之非格物也可乎

父當幾而孝君當幾而忠是忠孝之理全因於君父求理於事事物物之間而不求理於吾身恐不免於義外也

予每謂止其入竅也脩其功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知止者分明是止善不是止身脩身者分明是脩身不是脩善然緝熈敬止止法也却在身之所交接處下手仁敬孝慈信者善則也却在脩之作用處顯現入竅二字最要善玩葢復命歸根到底消息必於此有悟而後其止也不爲守寂沉空其脩也不爲補偏救弊試看仁敬孝慈信一一切皆點止字與求理於

事事物物之中者正相胥撲也所謂從本立宗從止
發處而又何義外之可言乎
且事至沓來紛紜轇轕一觸卽應豈容停待苟所
學無着落實地只取辦於臨期何以應手其所以
格之者當必有作用做手也伏乞老師大賜發明
則不惟昭之疑得有所解云云
予每謂致知格物不但儒家有之卽佛老之學亦有
之只知本立宗宗旨旣殊作用處便一切相逕庭矣
又不但佛老卽百工技藝亦皆有之其分別明處卽
致知其作業熟處卽格物嚴整威儀肅恭齋法謂釋

氏無格致可乎疾徐甘苦得手應心謂百工技藝無格致可乎然釋氏之所以格之致之者爲何起宗百工技藝之所以格之致之者爲何發念其不相侔自不待說即同學聖人共明知本者主腦雖無不同造詣有淺深作用做手工力之生熟亦厥有間矣耳順從心自是到家境界三十而前只恐尚須把捉諸凡考證之方講求之法與夫臨事而停審相機而籌畫或恐俱所不廢到得脩固止深手勢漸熟作用自漸不同急于受享躐等凌節正是邇來學者病痛鄙人之所深戒也記得癸亥而前曾因讀易之故忽有觸

於本末始終之旨于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
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撑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
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
十年來乃到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輕也更有
一説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巳
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再閱來書
原為格物一端起論以故知有物忽不覺忘本知有
格忽不覺忘止如云紛紜轇轕一觸即應取辦臨期
應手不得等語大率俱是靠在用邊只愁應務不得
豈知聖門之學原以知本爲宗故格致之工葢不專

爲應務而說要令事妥而心安物常格而知常止則知所先後之本旨也曩與詹德甫書所云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又云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必靜必安而後責其能慮後世之學却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眞杪忽毫分之幾而寔本末始終之判有志於學者所宜深察也格致不可提宗豈故好異只一脫却主腦不知不覺全副當精神便爲向外邊去矣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貴學也而世之學者務辨體不務辨學窮年卒歲描畫本眞而所

以操縱本眞使爲我用者返置不問今學問之旨
備荷闡揚更無疑窒而學字爲義乃獨有未解者
六書以學者童子蒙冒拱手以效先覺或曰學者
覺也男子生而不可以蒙昧也又曰學者孳也孳
孳而不息也不識三者於義何居學之義明而後
用力爲有據也非訓詁也云云

書來專論學字理路入細而語復足以闡揚之優游
涵泳知吾契之必有旨於斯矣論語以求仁爲宗然
全書說學不說仁孔子辭仁聖而不居然却願學不
厭不敢倦仁卽今之所談本體之謂也本體雖聖不

增雖凡不損而凡聖殊趣則學不學之所由分也學之則聖不學之則凡而仁與不仁汙隆於其間矣孔子平生只以好學自許外此則以好學許顏三千七十之徒夫豈不學而好學者僅一顏子乎可見學亦未易明也好學亦未易到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只一箇學字先無下落安得時習孔顏好學固其用志之專亦其明學之盡不然雖欲時習之有不能也予每謂學爲做人之法但做物者是以法加物而做人者則直以人自學說文以學之上文爲覺故曰學者覺也蓋天之生人也覺發於其間矣學之下

文爲子故曰學者孳也如子學父孳孳而不已也知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學之宗趣可尋知子之效父而孳孳也則學之淵源可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時習也必如是而後可望於不厭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學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學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吾人之學也試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升降上下一氣通流則眞可言孳孳而不息也是學之模楷也知本者以言乎其命脉也知止者以言乎其訣竅也格致誠正者以言乎其條理也脩治均平者以言乎其

功用也學外無仁仁外無學學明而仁在其中矣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若不向學上講求懸空說仁如數他財對塔而空說相輪也輪轓所謂不疾不徐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吾故曰學亦未易明也好學之地位亦未易到也今與二三知契日摩月揣於學條貫統紀講求雖無不盡至於反己入微同流上下推移運轉得手應心徹悟時習之妙以追好學之蹤則尚茫乎其未及也非不及蓋尚存乎其人焉耳尚存其人焉耳勉之

昭讀會語至此謂知本條發明聽訟一章以傳釋經以經證傳徹透知止之方誠可爲千古一快尚有毫髪含疑敢以請質古謂訟有五聽謂言聽貌聽聲聽色聽視聽眞是全向人邊以證學不知本者最爲明的獨以穆穆一條既已備點善則善在此即止在此矣似無待於更引聽訟而後義明若以二條並發知止之義則此謂知本一條不將爲複出耶云云

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

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
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
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
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感於爲君
也而止仁爲臣也而止敬爲子也而止孝爲父也而
止慈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汝
存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
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一傳旣已備點
善則又必指出知本以示歸宿此正曾子徹悟孔學
親承秘旨學之所爲獨得其宗也不可草草視也以

爲專釋本末者固爲未悟知止之法以爲復出上義者似亦未究知止之與流行主宰恰好互用止脩無適非脩無適非止此正止法之所以爲深且妙也向與曾源年兄書論石經謂此中似有覬而孔曾別傳一案須之十載之外伏兄大力一爲掔出以快千古之眼意正指此偶因機觸矢口敷宣疑信方淆只恐更來迂怪所幸者則以傳雖稍有錯簡經却向是全文以傳釋經以經印傳不信鄙言者當能信傳不信傳者亦必信經此鄙人之所以敢爲踰僭而不忌也五聽事實引證甚好聽訟豈可廢只所恃以正本清

源回心而易慮者道不恃於此也象山乃謂欲識使民無訟之道於聽訟之閒見之矣豈知孔子之意正借聽訟之求諸人者以證使民無訟之求諸巳者而非直教以聽訟就於其中求所以爲使民無訟之方也論語不云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則聽訟之分量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知本之功效也他日稱子路也謂片言可以折獄必繼之曰無宿諾豈非其可稱者折獄之明而所本者則身有之信也乎不然亦不過一獄吏技耳烏足稱於洙泗之門屏乎旨哉知本諒哉使民無訟悟之則眞

可謂知止之奥訣也
問聖學肇自虞廷以孔曾大學之旨合而觀之至善之止卽厥中之執止其一也脩其精也似無容於疑者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一而已何有人心道心之殊世之論良知者以印道心之微揭爲教本審如此則允執厥中專言之者竟爲缺文矣大學之旨上考虞廷雖云無不脗合而道心人心亦若缺然不及見者此學者之所以不能不致疑也云云

人豈有二心人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爲有

人心道心之别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爲中發而中節則便所爲中之用事也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只於此看未分曉卽大本大原先無着落夫安得不執知能之發爲體而謂三聖授受要緊在道心之微乎惟精何爲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何爲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

危微者以言乎其幾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惟一惟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三言之益要以補允執未析之功而非以道心之微發堯之未發也不然則何以堯之命舜止說執中舜既點出道心乃更揭人心與之作對乎此其意亦居然可覩矣洙泗之學正是唐虞之學豈有毫髮不相符合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脩身歸止至善淵源祖述信有由來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為而用正為其有

不正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也知物皆然正
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
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加詳焉頭面稍不同致
讀者未解耳先儒謂由孔孟而下其說長愚謂豈獨
孔孟自堯舜而下其說便長矣非欲長葢勢不得而
不長也吾輩今日要緊在玩虞廷十六字則悟其云
何爲中玩大學一章經則悟其云何爲善知止有定
乃漸能得豈有至止歸宿全副精神尚茫然未有安
立而可以言學者乎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葢皆不是
影響測度轉換遷移之法此其所以能漸進於定漸

進於靜漸進於安而慮從中出有能得之理也此誠所當深思而細講者也至於文義之間固有合者亦有未合者固有備者亦有未備者屑屑較量不無轉添疑梗爲學之障此先儒所以謂拼比文義最爲心害爲學者所宜深戒也

知行之說據夫子首云知及孟子以爲始條理灼然知在先矣及考夫子他日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孟子曰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似又以知在後昭嘗揣摩若謂磨研學術必擇之惟精知固所先隨機接應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而已耳似是知非所先也先生以爲然否云云

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盡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盡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信口一句道來知行兩到先儒謂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明燭照處卽是知理雖近是語稍欠瑩至於知食必食知衣必衣知事親必服勞奉養知事君必陳力就列喫緊爲人要取知行合一而語意亦稍近執向答汝潛

書有謂親在而孝以事之君在而忠以事之者則其分盡親與君不在而念其不得事之或講求其所以事之者則其分不盡而其爲物之格知之致一也此最得知行合一之理葢隨知所到者行卽在其中矣隨行所到者知卽在其中矣形有禁勢有格謂分之在我者有盡有不盡可也而知行之必合爲體者則斷斷乎兩無有餘欠也講求者何嘗不是行猶推行者何嘗不是知善乎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交互推原正以見知行之

本來一體而亦决非有二用矣來書所引孔孟之言謂有謂知在先者有謂行在先者理却未是至於謂磨研學術須先知隨機接應却先行正爲不認得磨研學術之卽爲行而隨機接應之莫非知耳說知又說行特就其用之重者偏舉之互發之俾學者知所致力耳舊曾有一譬謂如桴扣鼓桴到鼓鳴此中如何分得先後必欲湊體微細揣摩似覺桴在鼓先以此而辨知行先後之毫分則容有之耳然一到俱到亦必竟不容等待於其間也此中端緒稍微非細體之莫得若僅以文義求之恐終未易了了於楮墨之

問也李以汝上潛俱答

問孔門以求仁爲宗大學孔子遺書也却又無一仁字如以至善爲仁先生曰知不違本卽心不違仁知本焉斯識仁矣如以本爲仁孟子道性善以其實有是仁義禮智而已程子曰義禮智信皆仁也果善乎果本乎果皆是乎

識仁者不向書册上討辨實者不向名稱上求孔子只緣識仁故說至善固是仁說知本亦是仁後之學者只緣不識仁故說本與善固是一箇名稱卽說仁亦是一箇名稱仁安在乎以此言仁卽卒歲窮年耳

聾舌敝亦只是向靴桶外與仁搔癢也試思之
大學以知本爲宗而命脉全在止至善三字先生
曰本之一字所以操柄此善是本爲實而善爲虛
又曰至善原有箇實體而本字乃孔子鑿空拈出
是本爲虛而善爲實果虛乎果互爲虛實乎
善亦非執定實仁敬孝慈信隨感而應無非善者本
亦不可執定虛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千感萬應本决
不可亂者言下無真詮消息在自討實實虛虛請君
默默理會言語文字中無可覔者
問止爲入𫞐若意緒紛紜精神流蕩非止誠無從

入也纔說止又似黙黙冥冥與空寂者無異加以
檢點便屬照心妄心之類不識如何乃爲眞止乃
可入竅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愼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
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别無可用以
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形容之
言易詞言之卽是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
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不悟此則兩者俱
成病痛
脩爲工夫格致誠正脩之事目也若用不轃手所

脩安在果一把拈來一齊用之耶果遞相先後次第用之耶果舉一該三終日執而用之耶抑其中尚有妙用消息耶

脩爲工夫斷然不可另說無主意的文字如何下筆有止以爲之主意而用脩以爲之工夫時措之宜卽一把拈來與遞相先後舉一該三無一而非脩之妙用之妙用止之流行矣以上俱答朱鳴洪

龍讀知止說至以艮背相發明竊意六書以反見爲艮神光順則外馳反則内照故曰機在目顏氏爲仁以勿視爲首子思戒慎以不覩爲先皆有以

也云云

來書語意稍繁此亦未到徑約平實之驗然前段反見爲艮之說與時從意態精神恰好對證果若云云直截將雙眼蕩漾光明漸然收住於止地法門亦思過半大率藥不執方要在愈病禪家貴返聞仙家急收視然亦有從聞思脩入三摩地又有謂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者亦自不妨爲互發也儒家說止誠與彼異至於堿塞漏洩之門杜絕牽引之路同此形骸同此鑄縫亦自是脩而無用之矣葢除却視聞與思他亦無可用力者矣經書所說不覩勿視等語似

不必執爲偏重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佩韋佩弦以救氣質之偏如時從云云則真可爲善自藥者也姑行之忘於目光溢無極艮其背内外兩忘就此一路入門一竅收攝亦自有止深一段光景實履實事不可但作文字解也知之

先生曰止得深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自輕脩身爲本是有多少事節事親知人知天三達德五達道以及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所不可廢者抑將何自而就輕乎

予每謂罄南山之竹寫脩身爲本之條目不盡無論

事親知人五達道三達德縱橫說豎說淺言深言總之皆爲脩身爲本開條件也爲格致誠正添註脚也若實說脩身工夫只有格致誠正四者最備最精他無復有餘藴矣舊有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爲天下之實物脩齊治平誠正格致八者爲天下之實功其言葢不草草大率諸書所開者皆可增減惟此八者不可復增減可互換惟此八者不可別互換語似尋常非精見性術者不能道而非實悟大學者亦不能識也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寔則又非有二用也脩之輕處

請姑不爲懸想且定睛着實把持候其止地稍稍沉固久之應務自見有輕省處也今且不必道也

知止爲脩身之功即明善爲誠身之功脩身之始本猶未立也故謂之知止止之深則身脩而本立矣蓋知行並進本不可以偏廢亦原合一云云

大學雖說知止其命脉在止不在知中庸雖說明善其歸宿在善不在明故曰在止於至善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則知止明善之本旨也若肬却止字直將知字拏出與行對說毫髪差殊於止地法門真天壤相寥隔矣脩爲工夫止爲主意寔是徹透

孔曾心要非予杜撰時從雖日相從聽話頭看稿刻從大率汗漫幸吏細體之不可如此胡亂解也以上俱答謝時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